

双龙镇

陶芳平 作品

一部描写徽州地区
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的恢弘之作。

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双龙镇

陶芳平 © 著
SHUANGLONG ZHEN

一部描写徽州地区
历史文化和风土民情的恢弘之作。

APO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双龙镇/陶芳平著. —合肥: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2.5
ISBN 978-7-5396-4082-2

I. ①双… II. ①陶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60424 号

出 版 人:朱寒冬

责任编辑:周 康

装帧设计:许含章

出版发行: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230071

营 销 部:(0551) 3533889

印 制: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(0553) 3916125

开本:880×1230 1/32 印张:14.5 字数:350 千字

版次:2012 年 5 月第 1 版 2012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36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侵权必究

目 录

- 001 | 第一章 | 庄屋里面鸳鸯野合
亲生骨肉四散分离
- 016 | 第二章 | 黄家声开门收养子
革命党新桃换旧符
- 030 | 第三章 | 叙伦堂里动用家法
娘家哥哥飞骑救人
- 045 | 第四章 | 死不瞑目心愿未了
设计谋取风水宝地
- 060 | 第五章 | 冯知事下乡察民风
项举人家乡创名茶
- 076 | 第六章 | 袁姓族长背后捅刀
黄姓族长绝食求死
- 091 | 第七章 | 为寻儿女柳氏开店
拒夫纳妾项氏拼命

109	第 八 章	众人筹资兴建学校 私塾先生命运多舛
124	第 九 章	项银翠大意失爱女 方先生勇退围城兵
139	第 十 章	艰难困苦祖先创业 吃喝嫖赌子孙败家
151	第 十 一 章	贪赃款袁鸿举受辱 闹农会穷汉子扬眉
165	第 十 二 章	舞花灯两姓打群架 袁桂菊初次试牛刀
183	第 十 三 章	国民党出手除异己 巩汉璋山根遭枪杀
197	第 十 四 章	黄家珩打洞夜逃命 游击队暴动震豪强
212	第 十 五 章	操长老乌龙潭求雨 大本堂施粥赈灾民

227 | 第十六章 | 大灾年良民成土匪
杨有财取票九龙岗

242 | 第十七章 | 老情人廿年再会面
上下级原是父子兵

256 | 第十八章 | 穷转富美梦成泡影
何长工走上革命路

271 | 第十九章 | 袁桂菊回乡搞情报
黄久运身处危险地

286 | 第二十章 | 为避嫌疑拈阄分家
牛背岭上老牛护犊

302 | 第二十一章 | 移花接木重金买命
游击队员绝处逢生

318 | 第二十二章 | 日寇飞机狂轰滥炸
后方军民义愤填膺

333 | 第二十三章 | 农家汉收编流浪汉
命硬女嫁给命硬郎

349 | 第二十四章 | 战地医院兄弟相煎
妒妇泼醋打死养女

365 | 第二十五章 | 汤司令有心夺古画
方先生无意得巨财

380 | 第二十六章 | 歌舞升平欢庆胜利
元宵灯会又起硝烟

396 | 第二十七章 | 躲壮丁黎民怕战乱
桃花源美女思太平

411 | 第二十八章 | 游击队打下双龙镇
共产党组建新政权

425 | 第二十九章 | 遭举报家声蒙冤案
因横财先生成地主

439 | 第三十章 | 项松龄顺势掷万金
黄家声善行得善报

455 | 尾 声 |

第一章 庄屋里面鸳鸯野合 亲生骨肉四散分离

何四到袁家畈一户小财主家打长工不到半年,就和东家老板嫂柳月枝好上了。

要说这何四,还真是个老老实实的长工,不是那种拈花惹草的人,从小就做活,练就了一副好身板,浑身的肌肉结实有力,皮肤黝黑,一脸忠厚相。何四还是黄山这一带财主们都争着要聘请的长工,他干庄稼活样样精通,犁耙铁杪一概不挡手,干活又从不偷奸耍滑。到袁家畈这家来做活,是何四的一个堂房叔叔介绍来的。这家的老东家在大前年就去世了,按照当地的风俗,柳月枝和少东家袁秉贵在老东家的棺材前就成了亲。因为原先是订了婚的,如果这时不成亲,就要等服满三年孝才能成亲,男家当然不会等到三年后再迎娶。老东家是害痨病死的,先是隔三差五地吐血,到最后,一口气吐了半脸盆血,脸色变得煞白,双脚一伸,就撒手人寰了。少东家袁秉贵好像也得了这种病,结婚的头一年还看不出有什么病症,自去年秋天起,他每天清晨咳嗽不止,到了下午,脸颊发红,浑身低烧,虽然不停地从镇上的中药铺抓药回来煎了吃,总不大见效,身体日渐不支。

袁家有三十多亩田,平时只请一个长工,这样的长工必须是庄

稼把式,被称为大师傅,何四在袁家就是这种大师傅。到了农忙时节,再请几个短工帮一下忙,而这些短工就要听大师傅的支派。这三十多亩田在野猪窠,野猪窠是一个小山冲,离袁家二三里地。在靠近山边处盖了三间庄屋,也有厨房。这种庄屋平时是不住人的,只是庄稼快成熟的时候,安排人住在里面看护庄稼。另外,存放一些农具,在收割时临时堆放稻谷。

夏历二月头,何四在野猪窠翻板田,东家的大黄牯牛很是强健有力,毫不费力地拖着犁向前奔去,被犁铧翻过来的泥土有规律地一垄盖住一垄。经历了一个冬季的霜打雪压,上一年的稻棵桩变成了灰白色,大部分野草已被冻死,只有苦菜等几种野菜顽强地存活下来,越发显出生机,碧绿可爱。经犁过之后,稻桩和野菜都被黑泥土压住,腐烂后变成新一年肥料。何四跟在牛后面扶着犁尾巴,一边走一边欣赏那些像鱼鳞一样地排列着的黑泥土,像一个画家欣赏自己的画作一样,非常入迷,以至于有人走到他身边来了也不知道。

“四官,歇一下吧。”田埂上,老板嫂月枝相挎着个竹篮站在那里,“把牛轭下了,歇一稍再犁。”“是老板嫂来啦!”何四手脚麻利地下了牛轭,上了田埂。“我来田里挑点苦菜,顺便到庄屋里看看。”老板嫂一边说着话一边打开庄屋的门,她把竹篮和脱下来的外套放在桌子上,用手撩了撩搭到前额的头发,对何四笑笑,“四官,你做做歇歇不要紧,出门在外做活,也要注意身体,不要太累着自己!”她皱皱眉头,耸了耸鼻子,似乎在寻找什么,“这屋子里,长时间不住人,一股霉气!”

已过春分时节,天气转暖,老板嫂穿一件那种在胳膊窝下扣扣子的大襟的粉红色紧身小夹袄,下身着一条藕荷色折腰裤,衬托出诱人的身材,头上盘着一个玲珑别致的发髻。她嫁过来三年没有

生育,体力和精力没有被消耗,越发出落成一个具有万种风情的美少妇了!

出嫁前,柳月枝是村子里和邻村青年后生追逐的目标,还给她取了个外号叫“美人蕉”。青年女子出嫁以后,人们就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“相”字,“美人蕉”这个外号就被人们渐渐淡忘了。

月枝相问了一些何四家里的情况,然后又问道:“四官,你家里讲亲了吗?”“没有没有,讲不到的。”“怎么会讲不到呢?好妹姑多得很!”“我们家穷,我爸说等我做工挣够了钱,翻修了房子,再给我讲亲。”何四被老板嫂问得脸都红了,他做活时总是把脑后的长辫子盘在头顶上,敞开着领口,发达的胸肌鼓起很高,两只衫袖卷到胳膊上,一块块结实的肌肉在黝黑的皮肤下像一只只小老鼠一样蠕动着。老板嫂两只会说话的大眼睛很大方地在何四身上睃来睃去:“有机会我给你讲一个好吗?你喜欢什么样的妹姑呢……”老板嫂说这话时不无调侃,停顿片刻,又话锋一转,“四官,这苦菜不好吃啊,上次炒了一碗,我看你不大喜欢吃嘛。”老板嫂的竹篮里已有半篮子苦菜,大约能炒满满一碗了。苦菜似乎在水沟里洗过,沾满了水珠,愈加青翠欲滴。何四不太明白,东家虽然算不上太有钱的家庭,怎么说也是个小财主,放着鱼肉不吃,却偏偏喜欢吃这地里的野菜,说:“这苦菜炒熟了,闻起来很香,吃起来总是有点苦尾子。”“在炒之前先放进开水里焯了一下的,还有点苦?我怎么就吃不出来一点苦味呢?大概跟我命相合吧!我命苦的人吃苦菜就不觉着苦了。”“你还命苦?”何四大惑不解,脱口问了一句。老板嫂没有吱声,用眼睛作了回答,她那两只会说话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讲不清道不明的淡淡哀愁。

近来,少东家袁秉贵的病情日渐沉重,晚上咳嗽不止,时不时吐出一两口鲜血,那腥气叫人难以忍受。就在这种情况下,袁秉

贵还不时要行那男欢女爱之事，贪恋枕席之欢，柳月枝总是以好言相劝，袁秉贵听不进去，显出小孩子一般的执拗，但是每次做起来又总是力不从心，以至于把柳月枝弄得不上不下。那感觉就像和一个朋友一起边走路边说话，突然朋友不见了，把她撂在了半路上，她不知是继续往前走还是退回去，茫然不知所措。

“小满插秧一两家，芒种栽田遍天下。”芒种前后，袁家请来五六短工帮忙插秧，其中有一个女佣是在厨房里帮忙的。大财主家一年四季都雇有女佣，袁家只在农忙时雇一个女佣帮厨。早春犁过的板田被细细耙了一遍并灌足了水，成为水田，杂草渐渐腐烂。近期，何四又将水田再犁一遍，临近插秧之前用杪杪平，经过两次精耕细作的水田十分松软，如粥糊状，秧苗插上去之后很容易成活。

这种古老的耕作方式也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多少代，从来没有作过大的变更，每年都是一样的劳作，只是不同的年景会有不同的收成而已。何四的祖祖辈辈都是一流的庄稼把式，他自小就跟在祖辈父辈的后面劳动，不用认真学习就得其真传。何四把一块田杪平之后，在田当中先插上一路四棵秧苗，不用拉线，他栽插的四棵秧苗一溜直，像木匠的墨斗弹出来的线条一般。临时请来的几个短工跟在何四的后面插，同样是一人四棵，呈阶梯状排列。庄稼人在一起做活儿再苦再累也免不了说说笑笑：“四官，你一个人种这一冲田不累啊，这么卖力，莫不是你那漂亮的老板嫂给了你什么好处吧！”“老板嫂两只胳膊好白啊！两条腿一定更白吧！”“两只大奶就更不用说喽，四官，你可摸过？天天在一起还不要揩点油！”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短工们一阵哄笑，把几只在水田里觅食的水鸟吓得扑哧扑哧飞起来，发出一阵惊叫。何四也嘿嘿憨笑一声，抓过一

把秧苗直起腰甩了甩水，朝远处看了看，见老板嫂正从田埂上朝这边走过来，说：“不要讲啦，月枝相来了，叫人家听见多不好！”

年轻的老板嫂这几天也真是忙得很！每天一大早，她就起身去双龙镇买菜，今天买好菜之后，还到中药店为丈夫袁秉贵抓了十多帖中药，然后马不停蹄地赶了回来。为了节省时间，中午一餐饭在庄屋里做，插秧的人就近吃好饭，稍事休息一下便又重新投入工作。她命里注定是个当家的女人，一进袁家的大门就成了这个家庭的顶梁柱，里里外外都要靠她自己打点，现在唯一可以依靠的人也只有何四了，田地里、山场上的一应农活安排都是和何四商量后决定的。何四对东家实心实意，把她家的事当做自己的事来做，那真叫无话可说。柳月枝对他心存感激，久而久之，便渐渐地对他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好感。那种感觉非常朦胧，捕捉不到，要是有一两天没见到他，她的心里就空落落的，眼前的一切很茫然；一俟重新见到他，自己就像随风飘荡的风筝被线收了回来，找到了根基和依靠，连眼前的景物都一下子变得亲切起来。

经过几天的忙碌，一冲白花花的水田换上了绿装，袁家辞退了短工和帮厨的女佣，一切又归于平静。何四每天把大黄牯牛牵到野猪窠来，让牛儿在山边自由自在地吃草，他在田埂上转悠，看田里水的深度是否合适，不合适的随时调整。秧苗刚插下去头几天会转黄，扎下根来吸足养分后就会返青，这时才算真正成活了。返青之前这段时间水不能太深或太浅，否则都会损害秧苗，降低成活率。

一个下午，天气闷热，柳月枝从羊肠小道上走过来，她要从庄屋里拿回部分餐具，把被子拆开拿回家清洗一次。冲里的小道傍着田埂，经水浸泡后表层变得松软，她一不小心滑了一脚仰面跌倒，不禁哎哟一声，何四循声跑过来：“怎么了，老板嫂？”“滑了一

跤，四官快扶我起来。”何四放下锄头，两手托住老板嫂胳膊下部位轻轻地把她拽了起来，试图让她站立。“哎哟哟，不行。”老板嫂斜倚在何四身上，痛苦地皱着眉头，额头上冒出了一串汗珠。何四不知所措，问：“怎么搞，我扶你回家去？”老板嫂摇摇头：“这一下不能走啦，你把我背到庄屋里去歇一下再讲吧。”何四匍下身来，她顺势趴到他身上，双手箍住了他的颈脖，他的双手也自然而然地托住她的双腿，把她背到了庄屋的房间里，准备把她放到床上让她躺下，老板嫂说：“哎呀不行，没见我裤子上沾了许多泥吗？还不搞到床上去啦。”何四于是把她放到一张长形的春凳上，从床上抱过一床被子，让她斜躺着。歇了片刻，她的疼痛似乎减轻了许多，脸上恢复了平时的鲜活，沉吟片刻，她试探地对何四说：“四官，我一条裤腿全湿啦，鞋子里面也进了泥，怪难受的。你帮我脱下来，拿到外面水沟里洗一下，晾干了我好穿着回去啊。”何四面带难色，说：“老……老板嫂，这不合适吧。”老板嫂挖了他一眼：“这里又没有别人，有什么不合适！屋子里有点凉，我穿着这湿裤子、湿袜子还不要着凉伤风呀。”何四踌躇着走近她身边，还是有点儿犹豫，她用她那会说话的眼睛告诉他不要怕，何四在这种眼神的鼓励下终于动手脱下了她的鞋袜，然后又一只手托住她的脚腕子，另一只手帮她褪下了她外面的一条长裤。她的双腿白皙而丰腴，两只脚小巧玲珑，五趾并拢斜斜地排列——这种脚是这个时代特有的产物——它先是用裹脚布裹了一段时间的，后来在新思潮、新风尚的影响下又放弃了裹脚，让它自由自在地生长，才形成了这个样子。何四看得心怦怦乱跳，几乎要从喉咙跳出来，全身的血液都涌到脸上来了，他把裤子提在手上不知所措。柳月枝看到他这个傻样，扑哧一笑：“快拿出去洗啊，趁着现在有太阳还能晾干。”何四到屋后的水沟里把鞋袜和裤子洗干净晾在了竹竿上，返回屋里对柳月枝说：

“老板嫂你歇着吧，我去田里做活啦。”说完拔脚转身就要走。柳月枝说：“四官你不要走，你下午不要做事啦！我一个人在屋里闷得很，你坐下陪我说话吧。”何四把伸到门槛外的一只脚抽了回来，坐在了老板嫂对面。她的双腿半裸着，何四觉得这样面对面坐着有点太那个了，就又从床上拿过一条毯子替她盖上。

柳月枝心里涌起一阵激动，心想这个实诚君子还晓得心疼人嘞！他的这个盖被子的举动使她迅速放下了架子，心中仅存的一点东家主人的矜持一下子荡然无存，她想了想后说：“这春凳上硬得很，四官我要躺到床上去。”何四做事有点习惯思维：“我背你到床上去。”老板嫂白了他一眼：“这点路还要背？你那么大力气，端一下不就端上去啦。”何四这一次一点也没犹豫，一手托住她的腿，一手托住她的后背，轻轻一端便把她端起来了。美少妇就势两手往上一搭，紧紧地箍住了他的脖子，把自己丰满的胸脯紧紧地贴在了何四的胸脯上，一股温热柔软的感觉迅速传导到他身上来，（刚才把她背进来时由于慌乱他还没有体验到这种美好的感觉），何四浑身的热血翻腾起来，两腿在微微颤抖。他弯腰把她放到床上，她却不肯松手，反而把他抱得更紧，同时用嘴唇在他脖子上、脸颊上狂吻起来，最后，她用嘴唇堵住了他的嘴，把自己的舌头伸进他的嘴里让他吮咂。何四勇敢起来，一只手捧着她的脸跟她亲吻，另一手在她温热细腻的大腿上、脚腕上不停地摩挲。少顷，他想变换一个体位摸她的乳房，不小心整个身子压在了她身上，她哎哟一声惊叫起来，她刚才跌痛的部位被硌了一下，脸上又显出痛苦不堪的表情。两人都松了手，何四不好意思地摸摸自己的头，问：“不要紧吧？”“还好，不碰到就没有事，估计过两天就会好的。”老板嫂低着头，像是在对自己说，“过两天再来吧！”

外面的太阳烈得很，何四拿回晾干的裤子和鞋袜，老板嫂穿上

试着走了几步路，也无大碍，便出了门慢慢地往家中的方向走，何四牵着大黄牯牛远远地跟在后面护送着她。

过了几天，柳月枝跌伤的部位完全康复了。这天吃过午饭，她悄悄对何四说：“四官，我先去庄屋钉被子，你把家里事情做好，过一会再去庄屋帮我牵一下被角呀。”何四看到了老板嫂说话时眼神里的一种期待，同时也收到了一个令人兴奋的信号，他做完了当天该做的事，又将厨房水缸挑了满满一缸水，来到了庄屋。

老板嫂已经把被子钉好，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上，坐在床沿上等他，根本不需要他来牵什么被角了。老板嫂对何四温柔地一笑，说：“你去把门关上呀。”何四出去关上了庄屋的门并插上了门闩，再度走进房间时，老板嫂款款起身走到房门口把房门的闩也插上了，转过身来一把抱紧何四：“四官，你……我……”何四不知道她到底说了些什么，她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，他们相抱着倒在了床上。何四今天变得十分粗野，一改往日那个老老实实做人、勤勤恳恳做活的长工的形象，他解开她的纽扣扒光她的衣裤，吻遍她的全身。柳月枝喜欢平日里那个老实勤恳的长工何四，更喜欢今天这个粗野放肆的男人何四，她闭上眼睛，任凭他解她的纽扣，扒她的衣裤，揣她摸她。接着他吮咂她的乳房，她的肢体像水蛇一样扭动着，嘴里发出一声声低沉的呻吟。她一伸手解开了他裤腰带的活节，他的折腰裤马上松开了，她抬起一只脚钩住他的裤腰，一伸腿便把他的裤子褪下来了，然后伸手一把抓住他下面那个东西，把那个东西送进了自己身上那个快乐的天堂。何四的全身都膨胀起来，当他进入她身体的一刻间，他像一只充足了气的气球嘭的一下炸裂了；又像一座灌满了水的水库，大坝突然坍塌了，库里的水一泻无余，那气势足以冲垮堤岸、冲坏道路、冲毁农田。这一刻间，何四眩晕过去了。

美少妇觉得很可笑,问:“四官,你怎么一下子就没有啦?”何四一脸茫然,说不出个道理来:“我也不晓得怎么搞的呀。”老板嫂说:“四官,你还是个生手呢!”他们相拥着躺在床上,不到半个时辰,何四的全身又躁动起来、鼓胀起来,这一次不用她引导便顺利地进入了她的身体,并且无师自通地运动起来。她低低呻唤着,似乎在鼓励他,他更加狠劲地冲撞她,使她进入了近乎癫狂的状态。这时,何四身上的水库大坝又一次坍塌了,他们一同进入了那个神魂颠倒的顶峰。

他们折腾了一下午,庄屋里的光线暗了下来,估摸着太阳快下山了,到了该回家的时候了,老板嫂穿上衣服,梳理好头发,对何四说:“我先回去,你过一下再回去。不要一道走,懂吧!”说罢,她打开庄屋的门,顺着山边的羊肠小道踩着轻快的碎步往袁家畈的家中走去。过了一会儿,何四锁好庄屋的门,到山上去牵大黄牯。鸟儿们成双成对往窝里飞,太阳搭在西边的山梁上,一抹绚丽的晚霞照过来,把庄屋的墙染成橘黄色。何四跟在大黄牯的后面,用小竹梢轻轻拍打着牛屁股,他的心情像一个得胜回朝的将军一样。

男女之间的事一旦开了戒便一发不可收了。此后一有机会,何四和老板嫂便到庄屋来幽会,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,彼此之间的配合更加默契,每次都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。柳月枝对何四一往情深——她嫁给袁秉贵,只是大致知道了男女之间是怎么回事;和何四好上之后,她才真正尝到了做女人的滋味和幸福。她觉得和男人交欢是参加人生旅途上的一种宴席,赴袁秉贵的宴席总是不能尽兴,好像是刚刚吃到一半时就被撤去了菜肴拿走了酒瓶,结果只能是不欢而散;赴何四的宴席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形,菜肴越来越丰富,山珍海味层出不穷,美酒一瓶比一瓶香醇,吃到最后酩酊大醉进入梦乡,醒来之后又巴不得立马再醉一次。一次事毕,

他们又相拥着躺在床上，柳月枝说：“四官呀，我跟你好了一场，才没有冤枉做了一回人，就是明儿为你死了我也愿意！”何四说：“老板嫂呀，我愿意在你家打一辈子长工，一刻也不离开你。”“我不要你做一辈子长工，我要你做我的男人！”“你不是有男人了吗，我怎么能又做你的男人呢？”“唉……少东家那个病，谁知道还能拖多久呢。”

少东家袁秉贵没过多久果然死了，主要的原因还是痼病，再加上受了一点刺激，才使他死得比较突然。

连续下了几天雨，田地里的农活暂时搁了下来，柳月枝趁这个空当儿回娘家住了几天，今天才回来，吃罢晚饭，她到前院来拿簸箕。前院有一排瓦房，长工何四住了一间，其余两间堆放农具和杂物。何四听到脚步声，知道是老板嫂来了，他走出房间来四顾无人，一把将老板嫂拽进他的小房间按倒在床上。柳月枝双手推阻，说：“哎呀不行！在家里不行……”何四一意孤行，她终究拗不过他，只得顺从了。

袁秉贵对妻子早就起疑心了，他觉得妻子近来像完全变了个人，走路的步子变得非常轻快，有时还哼着黄梅调儿，眼睛里放出异样的光彩，连脾气也变好了许多。他知道这肯定是有原因的，今天见她去了前院大半天还没回来，于是蹑手蹑脚来到前院何四住的房间门口偷听。正好里面的一对颠鸾倒凤已结束，柳月枝打开房门，右手还伸在左边胳膊窝下扣纽扣，一抬头见袁秉贵堵在了门口，吓得头脑轰的一声，继而满脸通红。“好啊！”袁秉贵将手里的拐杖举过头顶，“你你你……你们奸夫淫妇！”柳月枝羞愧地背过身低下头，准备用脊背抵挡他这一拐杖。但是袁秉贵的拐杖并没有落到她身上，那根拐杖在空中停留了片刻，颤抖了一下后便叮当一